

一万次遇见

高星雨

外公的最后一个朋友去世了。参加完葬礼回程时,外公说,他们最后一次通电话的时候,由于两个人听力都不好,没有交谈成功。通过后视镜,我看见外公掏出口袋里的小毛巾擦了一下眼泪。一路上我偷偷看了他几眼,他都没有发现。

外公性格孤僻,外婆去世后,他在老房子里独居。这处房子在县城的郊区,离我和父母的住所很近。趁着暑假,我住在这里陪他。回到外公家时,院子里的大白鹅在盆里洗澡,扑腾得水花四溅。最多的时候外公养了200只鹅,如今只剩下4只了。见我回来,它们抬起大脚进了竹子投下的阴凉处。

我每天做一些简单的饭菜,定时喂鹅,早晨抽水浇园子。傍晚打扫屋子和院子,偶尔修剪花木。日落时分,我会爬上屋顶,一边喝白粥一边看夕阳西下。外公早晨在院子里走走,其他时间主要用来看新闻、听戏。我们俩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,没有人再提起他那个去世的老友。

一天清晨,外公敲响了我的房门。我睡眼惺忪地开门,他眉开眼笑地对我说:“春华,我的中山装呢?亭山的儿子结婚,邀我去喝喜酒呢!”

春华,是外婆的名字。我脑袋蒙蒙,往后退两步坐在了床上。他一脸天真地看着我,我不置信地看着他。我糊弄了他几句,关上门,打电话给母亲。

“是阿尔茨海默病。我和你爸上周带他去医院看了,医生说是早期。你盯着他按时吃药,这几天我们正商量着把他接过来……”母亲说了许多话,原来她什么都知道,“你别怕,他吃了药就没事了,我和你爸办完事尽快回去。他把你认成外婆正好,你说啥他都会听。”

我打开房门,外公还是唤我春华。我让他吃药,他说没病吃什么药。我说这是钙片,他乖乖吃了,还喝了一杯温水。我让他进屋等我,他也照做。

中午,我从厨房端着菜出来,外公正在客厅的摇椅上轻晃。我盯着他,他也盯着我。他从摇椅上起来,坐到餐桌前,问我:“我怎么了?”

“你把我认成外婆了。”我吃着豆腐,头也不抬地说。

“那我下次又不认识你了怎么办?”

“我提醒你。”

他笑起来,戏谑着说:“你能提醒我几次?”

“一万次。”我捡了一粒花生米丢进嘴里,“我提醒你一万次。”

母亲说,外公之前从来没有认错过人,只是健忘,总是找不到东西。可能是老友去世对他的刺激不小,病情才有加重的迹象。

第二天傍晚,我陪着外公散步。暮气刚刚散去,静谧的小路上连风都没有。他拄着拐杖慢悠悠地往前走,我寸步不离跟着他。看着外公的背影,想起幼时他带我放鹅的情景。他戴着大草帽,我戴着小草帽,我们在一起在大柳树底下乘凉睡觉。浩浩荡荡的鹅群在水边休憩,如同降落的白云。

外公忽然转头,问我:“你是谁家的小孩,跟着我做什么?”

我眼眶微热,说:“我是小末,外公。”

“小末是谁?”

“我是你的外孙女!”我大声说。

“你真会开玩笑,我才30岁,哪来的外孙女……”

说完,他笑呵呵地往前走。

后来,我在碗橱里发现了电熨斗,我将它放回衣橱后,又在洗衣机里看见了汤碗。生活每时每刻都像在开盲盒,我不敢让他离开我的视线,仿佛一个母亲照看一个刚出生的婴儿。我把他乱吃东西,甚至担心他不能自己洗澡。不过,我最担心的是他放弃记住我。我决心永远提醒外公,每一次都像第一次遇见似的,我不厌其烦地告诉他“我是小末”,然后反复解释“小末”是谁。或许他几分钟后就能认出我,或许他永远都认不出我……

那天,外公在摇椅上午睡,我进他的房间打扫卫生。推开门后,我放下拖把,双脚也无法挪动。窗户半开着,有缕缕清风吹进房间。侧边的墙上贴满了浅黄色的便利贴,宛如一群立翅待飞的蝴蝶。此前,这些便利贴只有几张。现在,它们沿着墙壁不断疯长,不断繁衍,好像长势不受控制的爬山虎。

“我今年85岁。”

“小末是我的外孙女。”

“我的女儿叫王晓梅。”

“我的老伴春华已经去世10年。”

……

我伸手去抚摸这些字迹,眼前浮现出外公站在这堵墙面前的情景。他仔细挑选一生中最重要的瞬间,认真写下每一个字,然后小心翼翼地往墙上粘贴纸片,生怕弄错了顺序。或许他会戴上老花镜,用黝黑的手指捏起小小的纸片,辨认曾经写下的文字。中间的几张纸已经卷曲褪色,外围的那些崭新的纸片很可能是他最近两天才写的,绝大多数内容与我有关。

这天夜里,我把席子铺到客厅的地上睡,以便掌握外公夜间的动向。我做了一个梦,那群黄色的蝴蝶扇动着翅膀,轻盈的微光在空中闪烁,它们在屋顶短暂停留后,成群结队地飞出了老屋。

清晨,外公叫醒了我。他站在门口,戴着草帽,手持竹竿,笑眯眯地对我说:“晓梅,我去放鹅了。你起来去上学。”

他娴熟地赶着院子里的那4只鹅,灿烂的阳光照在他身上。恍惚间我看见那4只大白鹅变成了许多只,渐渐地变成了一小群,最后变成了一大群。鹅群簇拥着外公,他的脚步更快了,弯曲的后背挺直了,白发变成了黑发……

我对着他的背影大喊:“外公!我是小末!”

他转过身,笑着对我点头。

(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)



行香子·大美东极 (新韵)

常庆华

山谷春煦,江韵秋爽。江山美、大美东极。众生永爱,岁月珍惜。看岛飞花,阁飞雪,哨飞旗。抚昔追远,荒原谁寄。走千家、再醉神鱼。故乡鱼米,归去来兮。乃人之愿,天之子,地之吉。

慢书吧



历史中的大与小

作者:马伯庸 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:2025年12月

这是一本散装的历史随笔集,收录了作者过去十年零零散散写的一些小文章。其中有他陪孩子读古文名篇的亲身经历,有他牙疼时为转移痛苦而总结的古人牙疼史,有对蒲松龄“高考作文”的批改意见,还有他探访秦宫大墓时开的脑洞。甚至还有明代抗日援朝义士的纪念文和敦煌归义军的电影剧本,东拉西扯,天南地北。如果说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,作者写这些文章时,没什么杂念,只有充沛、纯粹甚至有点过剩的表达欲与好奇心。如果历史有锁孔,好奇心就是那把金钥匙。

本报所摘部分稿件,作者姓名及地址不详,请与编辑联系,以便寄奉稿酬。投稿邮箱:1736305488@qq.com



趣手艺

六旬剪影手艺人王春才

一把剪刀 四十载光影

03

冰城趣体验

2026“博物馆季”启幕

趣文化 解锁文化新体验 可看可触可参与

02



趣活动



太阳岛开启志愿者征集活动 国宝兄弟过生日 大小朋友来陪伴

04

城市印象

儿童电影院旧影

绘画:王焕程



哈尔滨天气预报	19日	多云转阵雨	18℃	偏东风4-5级
	夜	多云转阵雨	4℃	西南风4-5级
	20日	多云	11℃	西南风4-5级
	夜	多云转阵雨	2℃	偏西风3-4级
	21日	多云	11℃	西北风4-5级
	晨	晴	2℃	偏西风3-4级

更亲 更近 更懂你



报料热线

4种报料方式

本报官微 本报官博 龙头新闻APP 生活报网

